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六十)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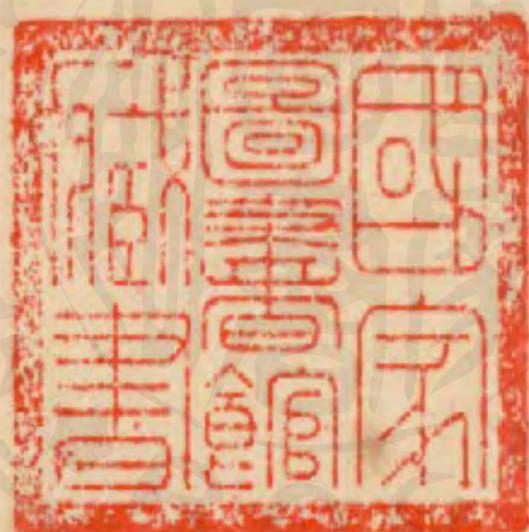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六十)

吳曾祺編



國學基本叢書



28
18
v.1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十六冊目錄

卷三十一

碑類誌

墓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 任昉 一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 庾信 一

墓表

唐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 一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一

胡翼之墓表 歐陽修 一

瀧岡阡表 歐陽修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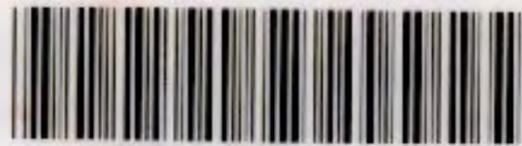
內翰王公墓表 元好問 一

萬季野墓表 方苞 一

汪武曹墓表 方苞 一三

鄧湘臯先生墓表 曾國藩 一四

國家圖書館



001671900

101012432

大界墓表 曾國藩 一六

靈表

太傅胡公夫人靈表 蔡邕 一八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 蔡邕 一九

刻石文

秦泰山刻石文 李斯 二〇

秦瑯邪臺刻石文 李斯 二〇

秦之罘刻石文 李斯 二一

秦東觀刻石文 李斯 二一

秦刻碣石文 李斯 二二

秦會稽刻石文 李斯 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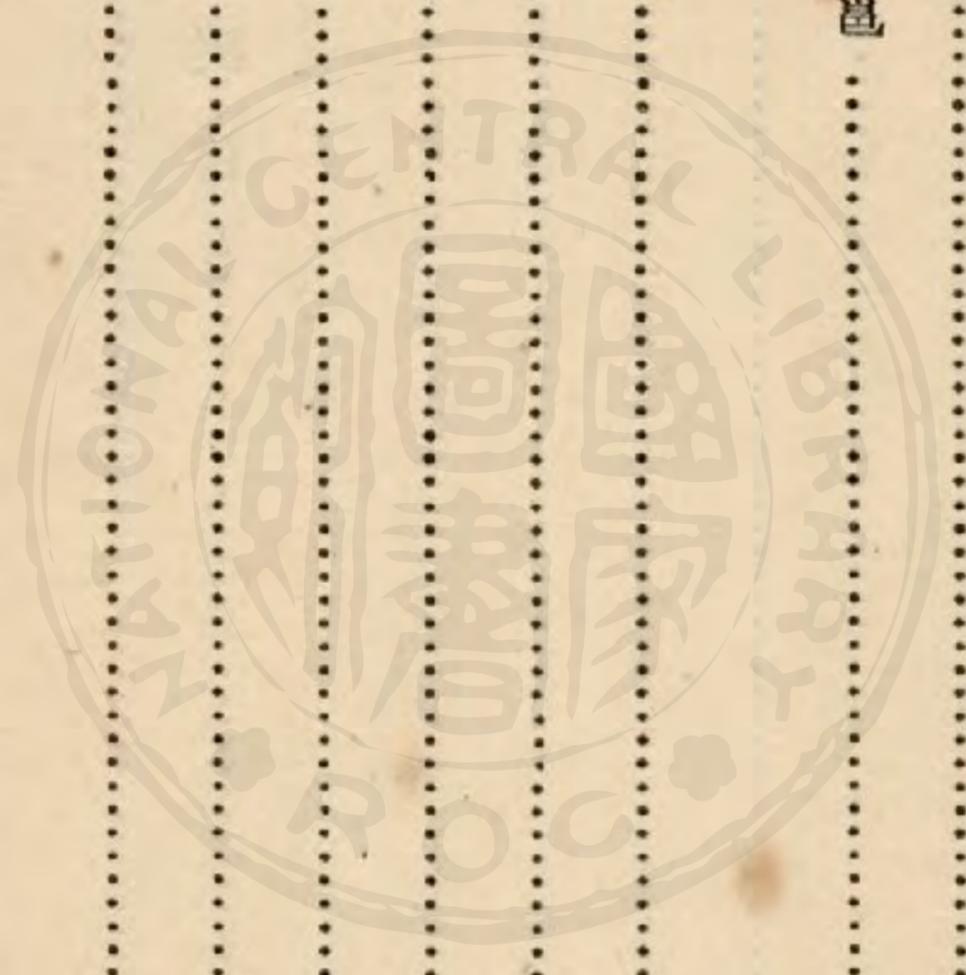
碣

諸葛亮碣文 李興 二三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二三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韓愈 二四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柳宗元 二五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柳宗元 二六

元魯山墓碣銘 李華 二七

奉直趙君墓碣銘 元好問 二八

監察御史韓君墓碣銘 張養浩 三〇

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楊士奇 三一

銘

封燕然山銘 班固 三四

劍閣銘 張載 三五

石闕銘 陸倕 三五

仙掌銘 獨孤及 三七

棧道銘 歐陽詹 三八

天門山銘 李白 三九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劉蛻 四〇

三槐堂銘 蘇軾 四一

九成臺銘 蘇軾 四二

默庵銘 元好問 四三

五雲山房銘 方孝孺 四三

書齋銘 歸有光 四三

大夫文種廟銘 胡天游 四五

黃鶴樓銘 汪 中 四六

雜銘

女挈壙銘 韓 愈 四七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姚 鼐 四七

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 姚 鼐 四九

雜誌

馬氏女雷五葬誌 柳宗元 五〇

女二二壙志 歸有光 五〇

女如蘭壙志 歸有光 五〇

寒花葬志 歸有光 五一

墓版文

陶母墳版文 舒元興 五一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柳宗元 五二

題名

東林寺題名 夏 謙 五三
東林寺題名 景 迢 五三

附錄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蔡 邕 五四

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蔡 邕 五五

保母李氏墓磚 王獻之 五六

小姪女墓磚記 柳宗元 五六

故宏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柳宗元 五六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韓 愈 五七

卷三十二

雜記類

記一

荊州文學記 王 粲 五八

桃花源記 陶 潛 五八

醉鄉記 王 績 五九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 結	六〇
右溪記	元 結	六〇
女媧陵記	喬 潭	六〇
賀遂員外藥園小山池記	李 華	六一
新修滕王閣記	韓 愈	六二
燕喜亭記	韓 愈	六三
畫記	韓 愈	六四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 愈	六五
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六五
乳穴記	柳宗元	六六
西軒記	柳宗元	六六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六七
游黃溪記	柳宗元	六七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六八
鈞鐻潭記	柳宗元	六九
鈞鐻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六九

袁家渴記	柳宗元	七〇
柳州東亭記	柳宗元	七〇
零陵三亭記	柳宗元	七一
衛公故物記	章端符	七一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七三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七四
錄桃源畫記	舒元興	七四
平泉山居草木記	李德裕	七五
平泉山居誠子孫記	李德裕	七六
陷北記	胡蟠	七七
待漏院記	王禹偁	七九
竹樓記	王禹偁	八〇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八一
吉州新學記	歐陽修	八一
豐樂亭記	歐陽修	八二
醉翁亭記	歐陽修	八三

有美堂記 歐陽修 八四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八五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八六

仁宗御飛白記 歐陽修 八七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陽修 八八

樊侯廟災記 歐陽修 八九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八九

獨樂園記 司馬光 九〇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九一

張尙書畫像記 蘇洵 九二

木假山記 蘇洵 九三

筠州學記 曾鞏 九四

道山亭記 曾鞏 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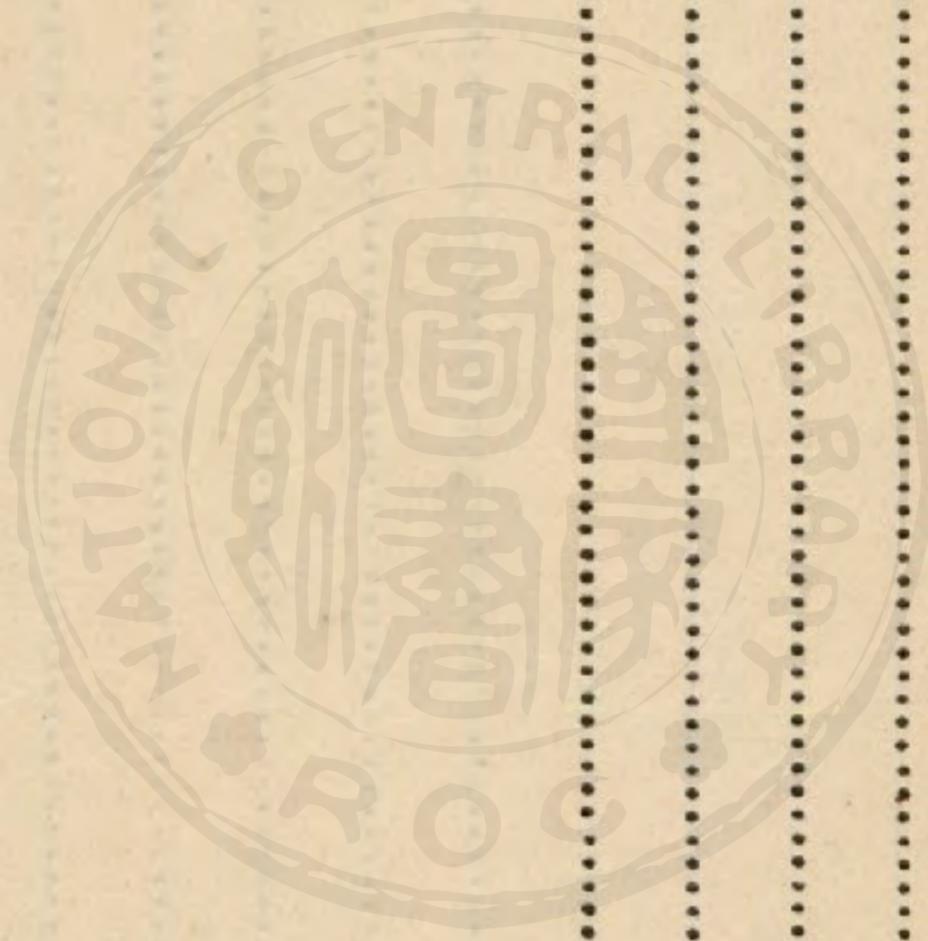
思政堂記 曾鞏 九六

南軒記 曾鞏 九七

宜黃縣學記 曾鞏 九八

徐孺子祠堂記	曾鞏	一〇〇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一〇一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一〇二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一〇三
放鶴亭記	蘇軾	一〇五
石鐘山記	蘇軾	一〇五
超然臺記	蘇軾	一〇六
醉白堂記	蘇軾	一〇七
寶繪堂記	蘇軾	一〇八
喜雨亭記	蘇軾	一〇九
東軒記	蘇轍	一一〇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一一一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一一二
石林山堂記	葉夢得	一一二
建康府卞公祠堂記	胡銓	一一三
選德殿記	洪邁	一一四

濶溪先生祠堂記	朱熹	一一六
劉氏墨莊記	朱熹	一一七
名堂室記	朱熹	一一八
江陵府曲江樓記	朱熹	一二〇
歸樂堂記	朱熹	一二一
武夷精舍記	韓元吉	一二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三十一

碑誌類

墓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 任昉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丹陽。引風丞相。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闡德斯諒。蕪沒鄭鄉。寂寞楊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暫啓荒塋。長局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 庾信

公諱明徹。字通昭。兗州秦郡人也。西都列國。長沙王功。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空名高霄漢。豈直西河有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祖尚南譙太守。父樹。右軍將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潔。代爲名將。見于斯矣。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圮橋取履。早見兵書。竹林逢猿。偏知劍術。故得勇爵登朝。材官入選。起家東宮司直。後除左軍。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纔論功業。卽值吳亡。公之在梁。未爲達也。自梁受終。齊卿得政。禮樂征伐。咸歸舜後。是以威加四海。德教諸侯。蕭索煙雲。光華日月。公以明略佐時。雄圖贊務。鱗翼更張。風飈遂遠。冠軍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之養士。能得人心。擬于其倫。公之謂矣。爲左衛

將軍尋遷鎮軍丹陽尹。北軍中候。總政六師。河南京尹。冠冕百郡。文武是寄。公無愧焉。瀟湘之役。憑陵島嶼。風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蓋舳櫓艦。魏齊有橫江之戰。仍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遂得左廣迴局。麟車反暢。長沙楚鐵。更入兵欄。洞浦藏犀。還輸甲庫。雖復戎歌屢凱。軍幕猶張。淮南望廷尉之囚。合淝稱將軍之寇。莫不失穴驚巢。沉水陷火。爲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南北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中臺在玄武之宮。上將列文昌之宿。高蟬臨鬢。吟鷺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菑之馬。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旣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石鼓聲高。兵交可遠。故得艦舳所臨。蓋于淮泗。旌旗所襲。奄有龜蒙。魏將已奔。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陰之烏。俄而南仲出車。方叔蒞止。暢轂文茵。鈎膺鋒革。遂以天道在此。南風不競。昔有裨將失律。衛將軍於是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于焉受戮。心之憂矣。胡以事君。宣政元年。屆於東都之亭。有詔釋其鸞鑣。蠲其豐社。始弘就館之禮。卽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千戶。歸平津之館。時聞櫪馬之嘶。舍廣城之傳。裁見諸侯之客。廉頗眷戀。寧聞更用之期。李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霸陵醉尉。侵辱可知。東陵故侯。生平已矣。大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增暴。奄然賓館。春秋七十七。卽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於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詔贈某官諡某禮也。江東八千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爲田橫而俱死焉。嗚呼哀哉。毛修之埋於塞表。流落不存。陸平原敗於河橋。死生慚恨。反公孫之柩。方且未期。歸連尹之尸。竟知何日。遊魂羈旅。足傷溫序之心。元夜思歸。終有蘇韶之夢。遂使廣平之里。永滯冤魂。汝南之亭。長聞夜哭。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九河宅土。三江貢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負才矜智。乘危恃力。浮磬戢鱗。孤桐垂翼。五兵早竭。一鼓前衰。移營滅竈。空幕禽飛。羊皮詎贖。畫馬何追。荀罃永去。隨會無歸。存沒俄頃。光陰愴悽。岳裂中臺。星空上將。眷言妻子。悠然亭鄣。魂或可望。壯志沉淪。雄圖埋沒。西隴足抵。黃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墳塋羈遠。營魂流寓。霸岸無封。平陵不樹。壯士之隴。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

碑誌類

墓表

唐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註。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旣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輻輳上下。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旣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尙書郎。國子博士。給

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繇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眞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

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胡翼之墓表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秦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

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罔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修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

特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

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十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翼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壹千貳百戶。修表。

內翰王公墓表 元好問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遷化于泰山。初公以汴梁破。歸鎮陽。閒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爲神明之觀。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渾源劉郁文季。當以事如東平。乃言于公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始命駕焉。東平嚴侯榮公之來。率賓客參佐。置酒高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爲留十餘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從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具。故在。及迴馬嶺。攀裳就道。顧揖巖岫。欣然忘倦。迤邐至黃峴峯。憩于萃美亭之左。顧謂同游。言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

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遣其子恕前行視夷險。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從者怪其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柔輒。顏色不少變。子忠諸人且悲且駭。以爲黃冠衲子。終世修靜業。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仙去可乎。卽馳報州將。扶舁而還。安置于郡北之岱嶽觀。又明日。孤子恕奉喪西歸。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謂泰山爲天壤間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隨而詬之者。當時以爲師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爲大風雨之所戛薄。萬乘且然。況其下者乎。若夫天門日觀。邈若世外。霞景靈異。水木清潤。宜有閔衍博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迴俗駕而謝逋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爲天下大老板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爲重。至于鄙朴固陋。挾兔園策而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爲快。謂不爲山之靈所貪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今以人境相值爲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雅志未遂。零落中涂。杜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爲之慟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恕旣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于新興里之某原。耐先塋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某人。撰公行事之狀。以銘爲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藁城人。自先世以農爲業。考諱靖。質直尙義。樂于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俱以上壽終。公卽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齠齡間。識公爲偉器。教督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俄丁朝散君憂。服

除調鄜州錄事。治化清靜。有老成之風。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爲縣民所安。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爲國史院編修。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待制。遂爲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羣小獻諂。請爲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搆。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爲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爲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詞情閒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京城大掠之後。微服北歸。以至游泰山。浮沉里社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卽恕也。女一人。嫁爲士人妻。所著文編。稱慵夫者若干卷。漳南遺老者若干卷。傳于世。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于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爲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夸。而史學以探蹟幽隱爲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卽足。何必呶呶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爲人強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

是文以歐蘇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錄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竄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辭鋒起。公能三數語窒之。唯有歎服而已。高琪當國。崇獎吏道。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撈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爲縣。公書諭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旣不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寧得罪于人。無獲罪于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慚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處置穩愜。至楊吏部之美。楊大參叔玉亦推服焉。雅負人倫之學。黑白善惡。皆了然于胸中。值真識者。始一二言之。朝議以公于中外繁劇。至于坐朝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投閑置散。不自銜鬻。故百不一試耳。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殷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浹四座。使人愛之而不忘也。自公歿。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人哭之者云。却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嗚呼哀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靜而無譁。慕樂天之高而不禪逃。挾東方之雄而不辭夸。老儒便便。留書五車。我知天下之至理。寧當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用其和。翕集羣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浹。枯枿爲華。嗟惟公乎。孰當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于瀚海而鯨波。汎然而游。亦何計乎東觀之與鑾坡。太山天門。有物禁訶。蓋仙聖之所廬。而今得以爲家。然則爲瑞人神士者。其翕然變化。固如是耶。

萬季野墓表 方苞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公。公旣歿。有弟子曰黃宗羲。梨洲。浙人。聞公之風。

而興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爲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於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預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好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况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俱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一

意於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於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偃。溷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爲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爲吾更擇能者而授之。季野自志學。卽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藁及羣書。遂不知所歸。余迺遭輶軻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旣未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臥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行清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歿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欲赴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莫由敘列。而獨著其所闡明於史法者。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汪武曹墓表方苞

君姓汪氏。諱份。字武曹。長洲人也。康熙丁卯戊辰間。吳中以文學知名者。君與常熟陶元淳子師同邑。何焯。卮瞻。皆與余遊。當是時。崑山徐司寇常熟翁司成。方收召後進。其所善。名稱立起。舉甲乙科第。如持券然。三君皆吳人。素遊其門。而自矜持。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蓋其曹。不與館選。君及卮瞻。屢躡於舉場。

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後屺瞻交絕於二家。而徐尤甚。至辯訟於大府。子師與翁亦忤。惟君無違言。君容氣靜以和。而性實抗直。遊太學時。嘗與益都趙贊善執信會。廣坐中。趙年少志得。負名稱傲。睨一世。自公卿以下。皆畏其口。坐人或爲所陵。不能堪。君忽憤發。面斥數罵。趙雖交誼。而氣實爲之奪。平生遇要人。常避遠。而時出正議。以繩公卿。負民譽者。用此薦紳士類。頗隱憚之。余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虞山。錢謙益嘗私語君。其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子師聞而規余。屺瞻爭之強。辯之數。惟君亦弗心愜也。既老。乃曰。吾今而知子非過言。君與余相知爲深。而合聚亦最久。疾既困。執余手而言曰。吾夙與子期。孰後死。爲誌其墓。吾今先子矣。君喪既歸。其子未以葬告。余衰疾多事。忽忽踰十年。會故人子宋華金請表其父墓。甚力。願義不得先於君。乃述君行身之大略。而志前言。以授其弟之子連芳。而歸其子。君所訂四書大全。及唐宋八家古文明。以來明文。行於世。晚歲辨春秋書爵。非褒。書人非貶。爲書三卷。義多儒先所未發。又爲河防考十卷。歿時。子不在側。以付弟士鉉。而士鉉尋卒。叩其家無聞焉。他年二書若出。學者宜知爲君作。君己卯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館選。以繼母憂歸。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散館授編修。甲午。主廣東鄉試。辛丑冬。奉命提督雲南學政。未之官。竟卒。享年六十有口。父諱□。陝西鞏昌府同知。母申氏。繼母湯氏。弟侃。壬午舉人。士鉉。丁丑會試第一。皆以君故知名。妻嵇氏。子坤。早卒。培國學生。以某年月日。葬鄧尉山某原。雍正十年三月。桐城方苞表。

鄧湘臯先生墓表 曾國藩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臯先生。先生自甫掇科名。卽已厭薄仕進。愼然有

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礪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覷幽刺怪。遏之使平。終歲顛顛。誓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礪東。與相違覆。引繩落斧。剖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詆。神囚形瘁。已而窒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爲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寧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所著述。與礪東略同。然礪東持律矜嚴。體勢稍褊。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礪東牆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飲食。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濱資。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東起灘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耆舊集二百卷。徧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邨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元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爲召伯祠宗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衆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智

識。卽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達。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妾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子三人。孫四。光黼。光紉。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棄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大界墓表 曾國藩

王考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倏歷二十三年。當初葬時。吾父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爲文。紀述先德。揭諸墓道。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訓來葉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府君之言曰。吾少耽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嶺山。

下。壠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所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爲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飭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徼福。求諸幽遐。吾以爲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爲深恥。既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迹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汎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嘗居閒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塗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蓋府君平昔所恆言者如此。國藩旣稔聞之。吾父暨叔父又傳述而告誡數數矣。府君諱玉屏。號星岡。聲如洪鐘。見者憚懼。而溫良博愛。物無不盡之情。其卒也。遠近咸唏。或涕泣不能自休。配我祖妣王太夫人。孝恭雍穆。娣姒欽其所爲。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紀百端。曲有儀法。虔事夫子。卑誦已甚。時逢愠怒。則竦息減食。甘受折辱。以迴眷睽。年逾七十。猶檢校內政。絲

粟不遺。其於子婦孫曾羣從。外姻童幼僕媪。皆思有惠逮之。權量多寡。物薄而意長。閱時而再施。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葬於木兜沖。其後三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沖。遷太夫人之柩祔焉。其後十年爲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均改葬於大界。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臣。考曰竟希。曾祖妣氏曰劉。祖妣氏曰蔣。曰劉。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祿位。府君初貤封中憲大夫。後累贈爲光祿大夫。大學士兩江總督。祖妣初封恭人。後累贈爲一品夫人。聖朝推恩。追而上之。竟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台早卒。季父驥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爲嗣。孫五人。軍興以來。惟國潢治團練於鄉。四人者皆託身兵閒。國華貞幹。歿於軍。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其風采亦可想已。曾孫七人。元孫七人。凡茲安居足食。列於顯榮者。繄維祖德是賴。於是敍其大致。表於斯阡。令後嗣無忘彝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有衆微。無虛美云。

碑誌類

靈表

太傅胡公夫人靈表

蔡邕

夫人編縣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字曰顯章。令儀小心。秉操塞淵。仁孝婉順。率禮無遺。體季蘭之姿。蹈思齊之跡。永初二年。年十有五。爰初來嫁。誕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歡致敬。俯誨膝下。化導周悉。至德修於幾微。徽音暢于神明。故能參姪妣之功。兼生人之榮。朝春路寢。贊桑蠶宮。光寵有祭。祭服有珣。前後奉斯禮者。

三十餘載。夫人生五男。長曰整伯齊。次曰億叔韡。次曰寧穉威。次曰碩季叡。伯仲各未加冠。遭厲氣同時夭折。叔上郡孝廉。季更歷州郡。舉茂才。葉令京令爲議郎。季以高第爲侍御史。諫議大夫。侍中。虎賁中郎將。陳留太守。皆早卽世。夫人哀悼劬悴。由是被疾。遭太夫人憂篤。建寧三年薨。夫人之存也。契闊中饋。媿變供養。依生奉仁。紹述雅意。其閏月附于太夫人。窀穸于茲地。魂而有靈。欽明定省。神心欣焉。其實寧之元女金盈。追慕永思。慙怛罔極。遂及斯表。鑄著堅珉。頌曰。

悲母氏之不永。懷殷恤以摧傷。惟子道之無窮。惜聞誨之未央。庶黃耆以期頤。胡委我以夙喪。恆思心以激切。亦割肝以絕腸。昔先聖之遺辭。言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愷悌以辭良。失延年之報祐。獨何棄於穹蒼。日月忽以將暮。抱長結以含愁。尋修念於在昔。原疾病之所由。遭元子之弱天。心傷悴以自憂。暨叔季之殞終。哀情結以彌綢。皇姑沒而中感。遂大漸兮速流。疾燄燄而日遘。氣微微以長浮。銷精魂以遐翔。曾不可乎援留。爾乃順旨於冥冥。繼存意於不違。爰耐靈於皇姑。尙魂魄之有依。潛幽室之黯漠。惜昭明之景輝。一往超以永及。傾徂邈其彌遲。顧新廟以累欵。伏几筵而增悲。嗟旣逝之益遠。耿悠悠而莫追。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 蔡邕

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達仁達。銜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門人。覩文感義。采石于南山。諮之羣儒。假貞石以書焉。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爲名族。夫人生

應靈和德精性妙。角犀豐盈。實有偉表。溫慈惠愛。慎而寡言。幼從師氏。四禮之教。早達窈窕。窈窕德象之儀。及筭求匹明哲。供治婦業。孝敬婉孌。畢力中饋。後生仰則。以爲模憲。自公歷據王官。至宰相。夫人營克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隱括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導宣暢。童子無驕逸之尤。婦妾無捨力之愆。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報。朝春政於王室。躬桑繭於蠶宮。春秋六十有三。寢疾不永。懿等追想定省。尋思髣髴。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申辭曰。

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始。百行聿修。宣德惠和。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滂。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几筵虛設。幃帳空陳。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飄飆。焉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親。號咷怛懼。曾不我聞。吁嗟上天。何辜而然。傷逝不續。往者不旋。

碑誌類

刻石文

秦泰山刻石文 李斯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福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秦瑯邪臺刻石文 李斯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輯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車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淩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秦之罘刻石文 李斯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頌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

秦東觀刻石文 李斯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於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蓄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

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旁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

秦刻碣石文 李斯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秦會稽刻石文 李斯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猥。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碑誌類

碣

諸葛亮碣文 李興

天子命我於河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躡。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整。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屨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泉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沒。貴有遺格。惟子之勛。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颺颺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閒。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

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糝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武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先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褻。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側。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但見寥廓箕穎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爲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韓愈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元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日濡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士大喜。還推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

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傲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蠻。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旣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旣辨萬年。命屏容服。公緒卓殊。氓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柳宗元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卽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儋。廬江何蕃等百六十八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闈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願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輒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踰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沈酗醜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履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侔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公名城。字亢宗。家於

北平。隱於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嶷懿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襲里閭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衆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議震於周行爲司業愛加於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簣基仁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太和潛布元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傲匪公之軌人用奚蹈龕厲貪凌待公順之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榎楚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於堂擢者旣肥榮如袞衣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旣訟於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聞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於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戲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邦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衆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範者也若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曰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元魯山墓碣銘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爲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爲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卽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飭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旣過。苴泉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于兆。身迫當室。緘未忘之哀。參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爲念。受署魯山。今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常獲盜未刑。屬濱山之鄉。稱猛獸爲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盜巢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庭宇。播於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旣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筭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扃鑰。牆藩之禁。達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顛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爲國老更論道佐

世而羔雁不至。歿於空山。可勝慟邪。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寄情。性則玄子。思善人則禮咏。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爲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辯。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冲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諡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誅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烈。下以聳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爲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息詘伸。載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蛻跡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奉直趙君墓碣銘 元好問

予嘗愛予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違俗。藹然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者四人焉。曰王礪。逸賓。王世賞。彥功。游總宗之學。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逸賓。彥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薦於朝。逸賓。鹿邑簿。就請致仕。彥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究心於六藝之學。隱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爲神仙。蓋逸賓則君之所師尊。而高則其交久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興廉舉孝。養士太學。薰濃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民。溺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於學士大夫。通經學古。安貧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爲風俗之所奪移者。故未絕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浙人。遠祖某。以商販留東京。因而家焉。嘗仕漢鐵騎。

營指揮使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求隱居，不爲出。故終宋之世，爲民家。其居通許，以教讀爲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弼者也。大父諱昱，父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澤。資簡重，薄於世味。少日，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所得。雖有聲場屋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徵仕郎，守解州安邑丞。卽閉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爲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辟舉法行，當路之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君爲書以絕之。正大初，修宣宗實錄，楊禮部之美。趙內翰周臣連章奏君爲編修官，召至史館，力辭而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深自閉匿，不使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劫殺宰相，都人聞變，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少變。投筯而起，歎曰：「知有今日久矣，尙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覃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晉，次曰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穆鑑，男孫一人，六九尙幼。晉等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歸葬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祿之學盛，且百年間，有以經術自救者，私欲旣勝，強爲揉治之，往往齟齬而不相入。君天資旣高，且恬然進取，其學也優柔饜飫，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爲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晉來速銘，用所以知君者著於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鬱如其充，渙如其融。六經之春，見服與容。彼合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計乖逢。環堵蕭然，薇藿不供。商歌之聲，天地滿中。萬物並流，至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黃裳元吉，無庸青紫。華髮元龜，望君百年。君游不留，道將孰傳。松柏之邱，石表其前。是唯子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監察御史韓君墓碣銘 張養浩

君韓姓諱克昌字勵夫汴之太康人其上世遠不能系大父贊隱德不耀父椿官至淇水巡檢君甫冠以孝廉辟吏河南陝西二憲司尋登掾刑部歷臺若省論事据正不撓所至表表有聞後刑部缺主事衆咸屬或謂資淺執政曰用人耳遂授君其操履益確嘗有兄弟五人爲盜或論爲強於法皆死君閱其牘愀然曰弟從兄者也今若是不幾族乎乃議最幼弟減死上之省可其讞闔部歎服其他指迷趣緩稽舊蔽新凡所當爲靡遺餘力時長官有媚其顯者君曰上領其概下任其繁此自通制余何顯然以疾屢在告衆史軫其憊不煩以細惟重辟則正是焉久之懼專壅職弛舉浙西廉訪司經歷丁某自代用是改承務郎太常大樂署令甫上拜監察御史進儒林郎雖力疾就職未嘗辭劇避難建言如皇子師友非人起居注不舉其職覈徵政成案言國庠學規省官節財審令慎罰數事皆剴切時務爲慮深遠未幾河東憲司有不劘上者臺臣爲失風憲體奏君卽治以訊慨然趣行或以疾止之君曰御史與散員不同吾心視常人亦異況死生命定願可以微恙使吾有不職罪耶乃決意往回及半途病果劇以延祐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官于威州陘山驛春秋四十又三訃至公卿大夫士無不悼惜娶董氏一子元善從仕郎濟州判官君性端介峻儀字讀書務措諸實用論議踔厲臨政稜稜有風望外若自用而理所折衷則舍己從人如弗及故不知者頗以爲狷余爲右司都事時君掾省以嘗共事故知之爲深嗚呼惜其年位不究而止乎此也雖然湛盧豪曹不必陸剗象兕而後知其利肅霜要褻不必路極九有而後知其良台人韞奇櫃異囿於小官而不獲伸者何限遽曰其才已是可乎哉此余所以器君之賢而又軫其施不廣且悼夫大

勳不及書也。然有其具而未盡其用。則有非我所能必者。庸何傷哉。庸何傷哉。是爲銘。

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楊士奇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雁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爲蘄州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參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定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長老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卽具奏大概。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及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爲游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當思畏民者。畏天之本。而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煩。太煩則民玩。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爲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

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肆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爲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爲備。宜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旣奏。上嘉其誠正。公素與兵部尙書沈潛不合。潛奏公入部。堂索阜隸語。嬉慢非禮。上慮公優閒怠逸。卽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焉矣。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旣見。置諸左右。深信任。時朝廷詔敕。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邱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

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祕未發。明年。冊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緝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爲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暖。初修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爲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藉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彊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遽俛首歛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上前。率引爲己過。明於知人。太宗嘗與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

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僮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矣。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恆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蹶之不虞。榘楠百尋，其寸之蠹，寧見揭於匠輪。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沒之遄疾，干將地下，其神不死，尙有光華。天漢之涘。

碑誌類

銘

封燕然山銘 班固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於大麓，維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陳，涖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

高闕下雞鹿。經積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鏢。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返旆而還。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郡。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廢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負其邈兮互地界。封神邱兮建隆嶠。熙帝載兮振萬世。

劍閣銘 張載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印夔。北達襄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赴。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旣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 井序 陸倕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萬福。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

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兇渠泥首。弘舸連軸。巨艦接艦。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僇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敍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能鄣。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謨。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化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

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與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崛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溱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仙掌銘

井序 獨狐及

陰陽開闔。元氣變化。泄爲百川。凝爲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疑有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負肩攘臂。其間左排首陽。右拓太華。絕地軸使中裂。拆山脊爲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跡于峯之巔。後代揭厲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詼詭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爲學者。總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遶。箭馳風疾。可駭於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隲無睽。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爲萬形。形有不遂。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爲瓶。爲缶。爲鉤。爲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鉤棘也。巨靈之作。於其自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啓。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于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

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撝太極。蹴蹋顯氣。立于無閒。行乎無窮。則振長河如措杯。擘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而導西河爲神奇。可不謂大哀乎。峨峨靈掌。纖指如畫。隱鱗磅礴。上揮太清。遠而視之。如欲捫青天而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至此。唐興百三十有八載。余尉于華陰。華人以爲紀嶮。咄勒之衆。頌嶧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歟。其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嘆之。斐然琢石爲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啓地脈。乃眷斯顧。高掌遠跼。若如剖竹。騁若裂帛。川開山破。天動地坼。黃河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掛石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化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鼇補天。世未覩焉。夸父愚公。莫知其蹤。屹彼靈掌。懸諸龍漦。介二大都。亭亭高聳。霞葩煙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於上古。以閱羣動。下視衆山。蟬蛻蠖螻。彼邦人士。永揖遺烈。瞻之在前。如揭日月。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棧道銘 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互隔呀絕。巉巖冥冥。麋鹿無谿。猿猱相望。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閒。負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貿遷。可親昵。擘坼地脈。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

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川。爲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縋懸纜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柵。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腕。堅勁膠固。雲橫砥平。總庸蜀之通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贊幣以遙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剋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上懷來在乎德。爲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孚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爲琢。材雖多。恐不爲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天覆地燾。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閒。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怫劉怒。旋見以踣。隋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恆。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天門山銘 李白

染山博望。關扃楚濱。夾據洪流。實爲吳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并序 劉 蛻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游。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士。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彫礪染漑。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噓。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跂倚。耆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覩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爲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鳴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之。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

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土協吉。纍纍爲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爲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爲山河。爲華英。將不崩不竭。爲滋味而傳乎。結爲丘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絜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爲墟壤。生芻蕘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爲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爲五色。而分封茅社乎。流於樂爲土鼓。爲由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爲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爲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爲壇竈乎。窆爲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旣不爲吾用。唯速化爲百工之用。慎無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爲金鐵。以行貨起爭。慎無滴爲醴泉。以味乎諂口。慎無禱爲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聳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爲蘭茝。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爲石。使之能言。舒而爲螾。使之飲泉。旣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以巾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爲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文。其無崇乎。哈。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三槐堂銘 有序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

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聞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九成臺銘 有序 蘇軾 賦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旣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下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

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法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粲然畢陳于前矣。

默庵銘 元好問

時然後言。真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啞啞。規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餅。靜如持城。其中鏗鏘。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脈。眼有否臧。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庵虛白。天地同歸。

五雲山房銘 有序 方孝孺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於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書齋銘 有序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恆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

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熟舊地。日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裏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闐然。每至深夜。鼓鼙。琴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予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邱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況天闕地藏。神區鬼奧。耶。其亦不可爲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互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而遊。今遙望者幾年矣。尙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塵。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塵。市塵亦書齋也。銘曰。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予居於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予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階是習。予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皇風旣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大夫文種廟銘 有序 胡天游

吳之亡也。子胥徇之。越之伯也。范蠡與種成之。越既滅吳。蠡以去而全。種以不去而死。論者於是多范蠡而短文種。自予觀之。若蠡者誠得爲智人矣。抑其未可謂之能忠者也。夫忠臣者。事其君不顧其身。仕其國不易其志。危以計其安。安復慮其危。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安社稷者。非獨禍患之至而謀其保全也。禍旣平矣。亂旣定矣。猶懼其業之或搖。事之或變。而深計久遠。子胥與種之志是也。方蠡從句踐於吳。忍詬辱。甘毒苦。卒以其術教句踐復國而興焉。蓋蠡之才過人遠矣。抱其才。挾其術。始無所試。乘句踐之困而遂用之。以顯乎天下。傳乎後世。此蠡之所以自售其奇。其後不仕諸侯而去。銜於賈。使長子以千金得罪莊生而死。其仲子且夫。父子之間。人情所至無已也。寧忍其子之殺於楚。以明其智之非謬。况於句踐。非有父子之親。骨肉之愛哉。蠡從其主於外。而種爲居守。至於三年。種才足以有衆。政足以得民。使誠欲富貴。陰悅吳。殺句踐。因舉其國而君之。亦吳所甚利。而勢所易便。然勞苦治其國。以待越王之入。而卒成五湖之功。春秋以來。未有如種者也。且夫差亦當世強主也。能報闔廬之仇於始。不能不遷甬東以終。越幸滅吳。無敵國之患。而句踐功成意荒。將足以致敗亡。此尤種所深懼。故不欲去。而思留身以濟之。不然。越王之爲人。與蠡所遺書。以道種者。明達如彼。而寧莫之知哉。越自漢至今。世立種廟。以其有大功。而又哀其不如蠡之去。而同於子胥之死。而未嘗得其所以爲心。是安可不銘而暴之也。銘曰。

伯越之烈。若種與蠡。蠡謀其身。烏冥而飛。宰禽南陽。遂爲種疵。烏知其賢。將越是持。非智則匱。實忠而危。

奕奕高寢。神山南陲。民惟功懷。千秋不違。

黃鶴樓銘 并序 汪 中

江出峽東。至於巴邱。湘沅二水入焉。又東至於夏口。漢水入焉。於是西自岷山。西南自牂柯。南自桂嶺。西北自嶓冢。五水所經。半天下。皆匯於是。以注於海。而江夏黃鶴山當其衝。江環其三面。再折而後東。故地形稱險焉。縣因山爲城。山之西有磯。起於江中。石立如植。激水逆行。恆數里。於形爲尤險。其上爲樓。咸取於山。以爲名。始自孫吳。酈氏著之。齊梁二書。並載其迹。嗣後樓之興廢。史莫能紀。乾隆元年。大學士史文靖。總督湖廣。乃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壯閎麗。稱其山川。歷年六十。堅密如新。其下則水師蒙衝在焉。歲以十月。都試。吳戈犀甲。蔽川耀日。江以西商旅百貨之所湊。道路晝夜行不休。著籍戶八百萬。公私舟楫。列牆成林。南北二郊。原隰沃衍。禾黍彌望。無高山深林之蔽。桴鼓一鳴。上下百里。若示諸掌。奸宄無所匿其蹤。惟江夏自宋立郢州以來。代爲重鎮。國家疆理天下。慎固封守。常以尙書侍郎鎮撫其地。及司道之所治。百城冠蓋。四至趨風。驛路劇驂。輜軒之使。不日則月。西南際海。屬國以百數。終王受吏。累譯來庭。往反上都。皆道於此。守土之吏。率會於茲樓。以飲食之禮。親其僚友。不降階序。而民風穡事。胥可知也。洎夫王臣咨諏。每懷靡及。舌人體委。懷柔遠人。治官蒞民。禮賓詰戎。邦之大事。於是乎咸在外。以設險。內以經國。地勢然也。其有逐臣羈客。登高作賦。感物造端。可興可怨。丹邱羽人。雲水栖游。徜徉乎其地。均足以發抒文采。增成故實。沅始釋褐。文靖以元老在朝。先後序同歲。爲衣冠盛事。蒙恩敷歷。茲繼其武。旣欣踐於勝地。且感遺構。乃爲銘曰。

海有神山。河惟底柱。巨靈爰闢。列仙攸處。樂哉斯邱。會城之顛。上標崇觀。下俯大川。柱天不傾。障江欲迴。山增比岳。水激成雷。都會是程。蠻荆斯控。光映烏帟。勢吞雲夢。四野底平。八窗洞屬。登若馮虛。望惟極目。朱衣行水。毛人墮城。夢有先兆。神或不經。大別西踞。樊口東趨。神禹明德。黃武伯圖。川逝無停。人往不作。我紀茲游。思同民樂。

碑誌類

雜銘

女挈壙銘 韓愈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旣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卽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挈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有序姚勗

君諱曾。做字塏。似桐城張太傅文端公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廷璐之孫。翰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年二十一。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自文端至君。爲翰林四世矣。是時君家太保文和公解

爲相歸。而侍講及羣從在朝爲翰林者四人。君年最少。材器通美。究識古今事宜。國家典故。而持己清峻。人謂君且繼其家兩相國後也。君爲檢討十餘年。值御試翰林。名列第五。進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又值試翰林。列第三。當進官。詔特襲君。而未及遷。自有記注官。君家世職之。及君尤講正體例。嘗獨任一館之事。諸城劉文正公爲掌院。每歎異君。君疾士大夫骯骯隨俗。節概不立。欲以身正之。見於辭色。衆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有公廉名。逮己丑科會試。復同考。時武進劉文正公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較他房多。且再倍。君又以曉然獨立。稍自喜也。於是榜發。磨勘有摘君所薦舉人梁泉。卷疵類數十。當斥革。吏遂傅君法。革職提問。會考驗。無纖毫私狀。而梁泉故鄉舉第一。詔卒復梁泉舉人。君雖釋罪。而竟廢矣。於是惜君者莫不咎當時議君之重。而謂兩劉相國宿知君賢。而不能爲一言於上。而顧使疾君者得其快。嗟乎。君進非人所得援。君退非人所得沮。天則使君仕不究其才。而志不信於世也。而何咎邪。其後君以萬壽加恩。復五品頂帶。歸主晉陽江漢大梁三書院。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女姚氏。生一女。適孫起沔。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良。側室生子元襲。元袞。其亡也。長子才十二歲。君少而孝友。持喪以禮。於族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盡其勞。謀之必竭其慮。雖疏遠。以急投之。必應。乙亥之歲。江南饑。君居侍講。憂在里。倡捐米出賑。平糶。晝夜營之。以活一縣之衆。又以糶餘錢積穀。以待歲祲。今吾鄉所謂永惠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體。尤好古。人文章。託意深邈。而不比於時者。仕方顯。而爲詩示余。多憤慨深鬱之詞。蓋其所志遠矣。君與余家世姻。少相知。又嘗重余文。君喪之歸也。余旣以辭祭而哀之。乃復爲其權厝室銘曰。

綺紉會者絲邪。而孰爲之機邪。鳴者匏簧邪。而孰喻以揚邪。物或以冬榮。或盛夏而先零。孰主是而爲之。虧成以盛族有君。志則抗而節弗污。旣駕而驚。而躓於中路。芒乎吾奚知其故。維紀其人而如可以呼。

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 有序姚 鼎

君諱朝。字潞川。泰州人也。其先姓侍。其明初去其稱。侍氏。曾祖諱念祖。祖諱震。考諱衛。皆諸生。而祖考得贈如君官。君少孤。好學。無師友之助。而於古文辭詩歌四六諸體。皆習而能之。始冠。得鄉舉。初聘泰州沈氏。沈氏女不幸得瘖疾。其家願無嫁。請君他娶。君不可。卒與處。無嫌惡。且十年。沈氏卒。而後娶江寧鄭氏。人以其爲難。君內行修。外重交遊。有死生之誼。而性峭急。聞人一善。稱之不容口。惟恐世不及知。及見行有失道理者。亦切齒忿怒。若不可須臾共處世者。然故世亦以此過君。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當就吏部選。知縣。君曰。吏事非吾所堪也。後國子監缺。丞詔大臣於進士中選。得君。君任職以不阿上爲節。有共事不合君者。君不能堪。卽日引疾去。久之。會修四庫全書。大臣有知君之才。奏爲校勘官。旣而爲總校。君校書數倍他人。而最精當。乃命爲庶吉士。是時君已得疾。而讎閱不懈。乾隆四十二年。瘍生於首。秋七月晦。竟卒。年四十九。無子女。嫁者一。幼者二。其弟臣仕浙江。亦未有子。君妻弟鄭君。厝君甘泉之西山。以待臣生子。而後之。鼎知君最久。故爲銘。銘曰。山璞瑤琨。器則侈也。龍淵太阿。銳則折也。嗟子忼忼。勇言義也。子以自居。甘與躓也。日暮延登。才未竭也。天生不與之年。死不與之繼世也。笏兮以託於茲。吾辭以志也。

碑誌類

雜誌

馬氏女雷五葬誌 柳宗元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纈文繡。不類人所爲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恆若簪珠璣。衣紉縠。寥然不易爲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嫂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於墓。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旣而閱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爲砂書元碑。追而納諸墓。

女二二壙志 歸有光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余以爲奇。今年余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余。輒常常呼余。一日。余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余出門。二二尙躍入余懷中也。旣到山數日。日將晡。余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卻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余旣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於城武公之墓。嗚呼。余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旣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女如蘭壙志 歸有光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余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余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寒花葬志 歸有光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虎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鬢。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葶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碑誌類

墓版文

陶母墳版文 舒元與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舐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軻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寂寥。希吾或稀。太歲在卯。予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壁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爲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方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爲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猶有嚮者之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鮮矣。英英哲母。煦然化成。成之中。而能毆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鴻聲芬馥。撲染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風。可以卓往赫來。爲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邪。徘徊聳慕。龔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爲鄰。後千萬年。卜誰爲鄰。西江悠悠。東湖滔滔。彭蠡有竭。斯墳更高。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柳宗元

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禽以食采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夏。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從裕。垂博裕之道。啓佑後允。皇考湖州德清令。諱察。躬宏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詔。徽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合太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錯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故官府誦之。用沖退徑盡之志。以宏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爲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卽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旣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闡委政。繫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丙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陸氏。洎仲弟綜。季弟續。冢姪某等。抱孤卽位。牽率備禮。祇奉裳帷。歸於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髻知孝。呱呱涕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嘗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

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薦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惟公蓋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爲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詞頌。以爲述德之道。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爲紀廣大之志。敍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合於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樸魯甚駭。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敍而終焉。

碑誌類

題名

東林寺題名 夏謙

西上閣門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右武衛大將軍兼御史大憲上柱國夏謙。叨奉睿旨。封冊雄藩。駐泊旬餘。將更歲序。受王恩而重疊。沐台念以彌深。而又許廟王車。得遊化境。時昇元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故留題記。

東林寺題名 景迢

武義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朝議郎檢校兵部尚書。賜紫金魚袋。上黨郡公。食邑一千戶。景迢。自京城隨。

侍伯父江上歸郡。獲從家兄桂陽郡公訪茲絕景。時春林鬪芳。晚雨新霽。躡步忘倦。塵心頓清。竟日方還。故紀於此。昇元三年太歲己亥三月二十三日書。

碑誌類

附錄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蔡邕

議郎夫人趙氏。字曰永姜。允有令德。秉心塞淵。舒詳閒雅。儀節孔備。女師四典。窈窕德象。罔不習熟。以供婦道。議郎早世。檢誨幼孤。義方以導。其性中禁。以閑其情。孤顯儉節。用免咎悔。少辟侍中。襲先公之爵。以議郎出爲濟陰太守。是時夫人寢疾未薨。而國家方有滎陽寇賊。震驚帝師。簡選州辟。授任進衛。不得辭。王命親醫藥。夫人乃自矜精稟氣力。俛起若愈。以勸遣顯到官。月餘所疾暴盛。春秋五十八。中平四年薨於京師。顯有剖符之寄。偪於國典。疾篤不得顧親。增感氣絕。不能自宥。慎終之事。闕焉永廢。雖不毀以隨沒。亦困悴而傷懷。知我如此。不如勿生。號咷告哀。以乞骸骨。踰年然後獲聽。追惟考君存時之命。迎棺舊土。同穴此城。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敍我憂痛。作哀讚書之於碑。憫予小子。夙罹孔艱。嚴考殞沒。我在齠年。母氏鞠育。載矜載憐。殷斯勤斯。慈愛備存。匪惟驕之。範我軌度。教誨嚴肅。昭示好惡。俾我克類。畏威忌怒。用免咎悔。踐繼先祖。卽爵其土。二將是臨。與帝剖符。守於濟陰。夫人寢疾。榮此寵休。疾用歡痊。翊日斯瘳。將征將邁。從養陶丘。景命徂逝。不愍少留。疾大漸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衰。逼王職於憲典兮。子孫忽以替違。目不臨此氣絕兮。手不親夫含飯。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綆

棺而不見。昔予考之卽世兮，安宅兆於舊邦，依存意以奉亡兮，遷靈柩而同來。考妣痛以慘兮，離乖神柩，集而移兮，增哀。黃壚密而無間兮，出入闕其無門，昇柩在茲兮，不知魂景之所存。悼孤衷之不遂兮，思情慄以傷肝，幽情淪於后坤兮，精哀違乎昊乾。

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蔡邕

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羸，其先出自伯翳，別封於黃，以國氏焉。高祖父汝南太守，曾祖父延城大尹，祖父番禺令，父以主簿嘗證太守事，奉明君以立臣節，漢南之士以爲美談。初都尉君娶于故尉州刺史，卽黃君之姊，生太傅安樂侯廣，及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童紀，未齟而夭。夫人懷聖善之姿，緝慈母之仁，撫育二孤，導以義方，思齊先姑，神罔時洞，故能迄用有成，誕膺繁祉，廣歷五卿，七公再封之祿，康亦由孝廉宰牧二城，九鼎之義，夫人是享，爰暨稚孫，更仕三宮，或典百里，或作虎臣，銀艾貂蟬，進侍先尊，受茲介福，于我夫人，自羣尉仕于京師，及廣兄弟，式敍漢朝，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其乘輅執贄，朝皇后，採柔桑于蠶宮，守三盆于繭館者，蓋三十年，上有帝室寵光之休，下有堂宇斤斤之祚，心耽其榮，體安其遠，圖長慮迥，用遺舊居，欲留此焉，康寧之時，亟以爲言，太夫人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於太傅府，是月辛酉，公之季子陳留太守碩卒於洛陽左池里舍，公銜哀悼，祇慎其屬，遵奉遺意，不敢失墜，乃俾元孫顯，咨度羣儒，以考其衷，僉曰：昔帝舜沒於蒼梧，殯於虞郊，二妃薨於江湖，不卽兆於九疑，延陵季子實惟吳人，長子道終，卜葬贏博，夫遭時而制，不遠遷徙，魂氣所之，不繫丘壠，帝舜以之神罔時怨，季札以之仲尼嘉焉，鑒帝籍之高論，綜精靈之幽情，稽先人之遐迹，順母氏之所寧，茲事體通而義同，允不可替，於是公

乃爲辭。昭告先考。然後卜定宅兆。龜筮悉從。遂營窀穸之事。舉封樹之禮。十月既望。粵翌日己酉。葬我夫人黃氏。及陳留太守碩於此高原。維陽東界關亭之阿。天子使中常侍謁者李納。弔且送葬。持賻錢二十萬。布二百疋。再以中牢祠。羣后畢會。榮哀孔備。於時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句陽于肅等二十三人。思應慕化。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爲神誥。乃申頌曰。

於穆夫人。家邦之媛。昔在嬴代。黃國氏建。至於近祖。亦降於漢。天祚明德。福祿流行。既作母儀。履信思順。登壽耄耄。用永蕃變。子孫以仁。追稽先典。厝茲洛濱。齊跡湘靈。配名古人。休矣耀光。千億斯年。

保母李氏墓碑 王獻之

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勤。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閑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於茲土者。尙口口焉。

小姪女墓碑記 柳宗元

字爲雅氏。爲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岡首。生而惠。命則天。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故宏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柳宗元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泊夫人之喪。祔於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

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宏農二年。推其誠心。裕於其人。關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天。教厲明具。故裕不爭奪。遂以洽於太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於下邑。命爲吏部尙書郎。庾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於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於是邑。仍會危難。至於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緩。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迴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歷二年某月日卒於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於號。舉宏農者之喪。咸至於墓窆焉。旣窆。立石表於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難仕於外。而葬其族者。鮮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寒妻子。飢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韓愈

夫人之先出於周。以鄭爲氏。因初侯。曾祖諱隨。祖諱玠。厥考諱絳。咸垂休。歸於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

卷三十二

雜記類

記一

荊州文學記 王 粲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別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敍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涌。聲聲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旣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旣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敍。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字。

桃花源記 陶 潛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

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尙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旣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邱。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三十年

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今余將游焉。故爲之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 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災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懦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彊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右溪記 元 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游處。在人間。則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女媧陵記 喬 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罔不漱之。爲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束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鼈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肸鬩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劍。錮之其內。散之其閒。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嶷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赭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後記。

賀遂員外藥園小山池記 李華

悅名山大川。欲以安身崇德。而獨往之士。勤勞千里。豪家之制。殫及百金。君子不爲也。賀遂公衣冠之鴻。鵠執憲起草。不塵其心。夢寐以青山白雲爲念。庭除有砥礪之材。礎礎之璞。立而象之。衡巫堂下有舂鍤。

之均。圩塢之凹。陂而象之。江湖種竹藝藥。以佐正性。華實相蔽。百有餘品。鑿井引汲。伏源出山。聲聞池中。尋竇而發。泉躍波轉。而盈沼。支流脈散。而滿畦。一夫躡輪。而三江逼戶。十指攢石。而羣山倚蹊。智與化侔。至人之用也。其間有書堂琴軒。置酒娛賓。卑痺而儼若雲天。尋丈而豁如江漢。以小觀大。則天下之理盡矣。心目所自。不忘乎賦情遣辭。取興茲境。當代文士。目爲詩園。道在抑末敦元。可以扶教。趙郡李華舉其略而記之。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子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

級顛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樵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禦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時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榔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飮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涉者一人。方涉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嚙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瓶盃簞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投壺之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予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予彈碁。予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感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予之手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予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摹得

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予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予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千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瀼瀼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佴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乳穴記 柳宗元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乃誠而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尙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徒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因悟夫佛之道。

可以轉惑見爲眞智。卽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壙。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側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踣。環行矐目。疑若搏噬。於是列闕朽壤。翦焚榛蕨。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青壁斗絕。沈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爲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龙齒鬣。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旣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尙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游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齟。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

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鐻潭記 柳宗元

鈞鐻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淥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鐻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鐻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峻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鉞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逆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梗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蒼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州東亭記 柳宗元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巖闊澗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

月某日柳宗元記

零陵三亭記 柳宗元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辦理。宿蠹藏姦。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馨鼓之召。雞豚糗糒。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均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藪峯。瓏璫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慕廣閒。鳥尙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謏。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胄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

十餘物者。訖讌。端符卽丞居爲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文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慘慘曰。諾。卽其家。偃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爲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爲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飴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爲狻猊虎豹橐駝者。鞞袴一。往來爲鈎屬鎖劍文。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爲管。韜刻飾以金。別爲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觴一。小觴一。竿囊二。椰盃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其存者八。大帝爲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卽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緋綾裙。皆爲龍鸞文。素錦襖。絳五采爲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綴巧功良。今工之爲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人一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邪。端符旣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子猶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爲

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日記衛公故物。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旣而圖成尊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耀。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獾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指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諸葛武侯廟記 呂 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膂。南陽堅臥。待時而起。三顧雖晚。羣雄粗定。必也簞埽。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巨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句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忌。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旣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薦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頗蹟其原。夫民無恆歸。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卒亦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錄桃源畫記 舒元興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

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巖不險，翠穠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水底。草散茵毯，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倏倏亭亭，閒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崑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高處有壇，層級沓玉冰。壇面俄起，鑪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具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柅，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翫，自覺骨戛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之志，從中來坐。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卻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平泉山居草木記 李德裕

余嘗覽想石泉公家藏藏書目，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哲所尚，必有意焉。余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涖淮服。嘉樹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人，或得於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因感學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爲騷者必盡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嵇山之海棠榷檜，剡溪之紅桂厚樸，海嶠之香檉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鍾山之月桂青鸞楊梅，曲房之山桂溫樹，金陵之珠柏欒荆，杜鵑，茆山之山桃，側柏，南燭，宜春之柳，柏，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柏，其水物之美者，荷有蘋洲之重臺。

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澤巫嶺羅浮桂水嚴湍廬阜漏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閒居稱郁棣之藻麗。陶歸衡宇喜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於石。己未歲。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簇碟。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邠衛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山嚴湍琅邪臺之水石。布於清渠之例。仙人跡鹿跡之石。列於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真紅桂。嵇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黃槿。東陽之壯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蓼。青櫪。黃心栲子。朱杉。龍骨。近于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筆樹楠。稚子金。荆紅筆。密蒙。勾栗木。其草藥又得山薑。碧百合焉。

平泉山居誠子孫記

李德裕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懿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烟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歲爲荒榛。首陽孤岑。尙有薇蕨。山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剪荆棘。驅狐狸。始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爲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元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難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遁。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曄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如吾者。於葵無衛足之智。處鴈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

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君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陷北記 胡嶠

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度湟水。又明日，度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宗兀欲相擊，遂及述律。后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於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技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珍珠

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又行東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莢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於此。會部人葬太宗。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鑕。嶠與部曲東至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初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近云距契丹國東至於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麩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於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瓠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消冰。乃

得飲東北至韃靼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韃靼子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常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筭十餘隻教其走十餘里遺一筭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則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常選百里馬二十四遣十人齋乾餒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干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魍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闕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秦之

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彌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玩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惛惛。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隲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秦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闔遼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

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此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吉州新學記 歐陽修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

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王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勤。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之詔。面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旣得斯泉于山谷之閒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閒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閒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閒之朝暮也

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閒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閒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之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有美堂記 歐陽修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物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

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亦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

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汚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

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旣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仁宗御飛白記

歐陽修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游於儒學。

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陽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時。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于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于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閒。未聞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從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旣瘠枯。民急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佳木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

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甃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吾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善。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歐陽修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予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剗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移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宜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民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歷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鷓鴣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闕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往沼中，狀若虎爪。自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爲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辯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

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轅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禮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倡佯，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尼，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踴踴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彊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

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張尙書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無養亂無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能爲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

且公嘗謂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毆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如公。吾未始見。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子塗。謂公暨暨。公自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毋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女棄捐。禾黍與與。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巖巖。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木假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閒。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余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彊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

悟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儉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尙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禧。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湔庫廩。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組，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上下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繆繆，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嶽峯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下不簞席而盡於西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壙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尙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旣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卽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旣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南軒記曾鞏

得鄰之葦地燔草樹竹木灌蔬於其閒結茅以自休翫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閒隱隩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閒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

也。其能無欲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山鑿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以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億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聖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概。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豐曾鞏記。

宜黃縣學記 曾鞏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

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

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徐孺子祠堂記 曾鞏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羅織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此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旣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觀。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祀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儻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

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蓄記云。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

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聘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書。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旣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旣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剝其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旣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已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

古以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旣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異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旣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酒。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力作。常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

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俟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音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鴝。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

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尙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于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

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于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常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寶繪堂記 蘇軾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沂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爲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東軒記 蘇轍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濬，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圯缺，闕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紲，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

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今旣以譴來此，雖至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遊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

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而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據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于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石林山堂記

葉夢得

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但作事業雖起居語默之間亦不能自己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卽行居鍾山每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西菴或定林或中道舍驢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常置石蓮百許枚案上咀齧以盡其思遇盡

不及益。卽齧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籬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籬郎。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旬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游山。鼃以道嘗爲余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雁。欲爲題字。而挂適高。不能及。因重二桌以上。忽失脚墜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出于智者當爾。吾素頽墜。固非二公之比。自得此山。樂其泉石。欲爲藏書之所。且攜數僕夫。荷鍤持畚。平夷澗谷。搜剔巖竇。雖風雨不避。旁觀皆以爲甚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于物邪。新居將成。頗亦自警。夫仁智性之成德。由是以入。聖雖動其何傷。其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于弊。因榜其聽事東西兩齋。曰近仁。曰近智。而聽事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又以戒爲子孫者也。

建康府卞公祠堂記 胡銓

建康實江左一大都會。其事繁職重。在祀與民。爲政者率皆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凡祀典所秩。雜然不可縷數。自社稷五祀。四望四類。六宗八蜡。無所不當祭。又有實柴以祀五緯。十二次。樛燎以祀中能。上能。貍沈以祭山林川澤。謳辜以祭四方百物。又有礫禳以祭風雨。壇壝以祭地示。瓢齋以祭水旱癘疫。營鄼以祭國門。屏攝以祭羣小祀。中霤以祭室神。又有燄俎以侑食。腹胙以倂福。以至十倫之義。吁亦衆矣。今大丞相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張公來鎮此府。下車之初。獨首及卞公之祠。何哉。銓嘗求其說。稽之漢。則曰節行者國家之金城。稽之唐。則曰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蓋道以德禮。則人尙名義。嬰以廉恥。則人矜節行。

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夫人皆戮力一心。仗節死義。則國家安固。隱若長城。是不亦節行者國家之金城歟。秦以并吞八荒之心。欲帝萬世。然無仗節死難之士。有一茅焦。幾不免虎口。故沐猴一呼。而天下土崩。東漢之亂。獻帝越在草莽。曹操奉以爲主。當是時。天下已無漢矣。而惟曹氏之爲聽。奸斧逆鼎。搏人而肆其酷。天下凜凜。以爲漢亡在須臾。爾然。殺一孔文舉。而忠臣義士。折首滅頂。伏死以爭。終曹公之身。而不得逞。是不亦忠義者天下之大閑歟。由是觀之。公之所以首及卞公之祠。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公道德忠孝。服一世。用不用爲天下重輕。雖去國垂三十年。海內至今歌思。況其高勳宏烈。藏在盟府。視古人何媿哉。而其意方將尙友古人。歉然若不足。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公之意。豈不端出于是。仰惟無隄之輿。展義吳會。翫歲愒日。雖臥薪嘗膽。而未見死綏之節。雖寢苦枕戈。而蔑聞執兵之陪。顧脫甌之警。日聞復讎之期。未指而士死委靡。媮生苟免。微公敦尙名教。以砥礪頽風。則孔孟仁義之譚。幾乎其不掃地也哉。嗚呼。尙忍言之。或謂銓子言信矣。敢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二者同異。銓曰。不同。夫仁人于死生無擇。故能成仁。義士與死生有取舍焉。故止能取義。殺身成仁。夷齊以之。舍生取義。子路有焉。故結纓而死。未能無擇。雖然。夷齊遠矣。有志乎古者。或可企及。不然。猶不失爲魯仲由也。卞公其何歉焉。卞公諱壺。字望之。其大節舊史詳矣。故不復識。

選德殿記 洪邁

乾道三年正月丙寅。詔臣邁夕對選德殿。賜之坐。極論古今治亂事。及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使後

世有以持循者。袞袞數百言。臣旣歛衽肅聽。且顧謂臣曰。此殿朕卽位後所作也。命名之旨。雖取于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發號施令。圖事揆策。無適而不在。是凡燕游聲色之奉。宮室苑囿之娛。非唯不可好。亦所不好。獨以閒暇。取尙書及資治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壞。口誦心維。未嘗一日輒去手。近侍外臣。晝接夕訪。大廷廉陞之儀。一切略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至于騶虞時會。抗志決拾。以弛張文武之道。特其一事耳。卿爲朕記之。臣邁離席再拜稽首謝不敏。弗獲命。退而言曰。自唐虞至于東周。蓋千有餘歲。其世遠。其政息。然至今爲後人所傳誦。後王所矜式。而賴之以不泯者。尙書存焉爾。由三代而下。至于後周。亦千有餘歲。世愈益近。政愈益多。廢興成敗之迹。渺若淵海。今列于戶牖之間。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通鑑存焉爾。書亡然後通鑑作。茲其是歟。陛下受天命。克己勵精。綜覈名實。躬持太阿之柄。操以爲驗。稽以爲決。未嘗不本源於二書。四海九州之人。神而明之。鼓舞奉承之不暇。而不知其所自得者。實出于一堂之中。萬事之方來。畢陳于前。匿態遁形。美惡畢見。湛乎其若鏡。照而龜告也。而臣幸得以筆墨薄技。待罪禁林。此而不書。孰當書者。況于聽受天旨。恩紀卓異。爲無窮光耀乎。乃不固辭而承命。臣聞之。成天下之事者。莫大于至勤。洞天下之理者。莫大於至明。今夫百川之流。草木之蕃。三農之業。百工之藝。皆勤也。而天子之勤。異于是。必法天行健而後可。智效一官。化洽一州。折獄致刑。譎抉微漏。皆明也。而天子之明。異于是。必如日方中而後可。唐明皇致中興。勤政務本之意。慨然見于作樓之時。而日引月長。宴安煇毒之不戒。明而不勤。爲何如哉。文宗外憂藩鎮之跋扈。內患朝廷之不勤。旦朝籌之。暮夜計之。而訓注之陰謀。牛李之朋黨。不能早辨。

以稔甘露之悔。勤而不明。爲何如哉。莫盛于太宗。而寢不克終。猶見于魏公之十漸。故臣以爲唐三百年。去本朝爲未遠。卓然可喜者。惟武宗宣宗爲然。今陛下擴天縱之聖。經之以至勤。緯之以至明。公卿以下。有外朝之勤。延英之對。金華之講。都兪咨詢。寒暑一致。猶以爲未足也。而又朝于斯。夕于斯。舜好問而察邇言。禹之惜寸陰。文王之中昃不遑食。皆以匹休抗美。下視武宣。誠不足道。然自彊不息。終始毋怠。願陛下常以今日之心爲心。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臣敢以爲陛下獻。歲二月庚午。左朝議大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洪邁拜手稽首謹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于人者。或絕或繼。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雜揉。升降往來于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同然之理。而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託於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彊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于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于天。聖人于此。其不我欺也審也。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歿。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

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傅。默契道體。建圖著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于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則不失其正。如出于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于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室于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于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親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嘗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能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記姓名于其間也。于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于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攷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云爾。

劉氏墨莊記 朱熹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于潭谿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磨。勸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旣沒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先生聞而賢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尙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爲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書之扁。不幸

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保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于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于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于以垂示子孫。丕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爲名家。所以通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于體爲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茲事。于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旣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爲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旨。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敘次之如此。嗚呼。非其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其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往。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于此乎攷之。則知其士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于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祕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于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卽其曾孫也。諱某字某。官至某。仕旣不遭。無所見于施設。今獨其承家。燾後之意。於此尙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于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于是乎在。

名堂室記 朱熹

紫陽山在徽州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于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旣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旣而卒不能歸。將沒。

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廳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廳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交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于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廳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于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于根。春容惝敷。人晦于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悔。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于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乎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敘所以名夫

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于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江陵府曲江樓記 朱熹

廣漢張侯敬失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嘗病其學門之外。卽阻高墉。無以宣暢鬱堙。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日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晦靄。又皆隱見出沒于雲空煙水之外。敬夫于是顧而歎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殷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嗟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于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于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乎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懌。勃然于胸中。恍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于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于此樓。旣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

南至新安朱熹記。

歸樂堂記 朱熹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僚相好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臥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繾綣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爲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矐矐軒冕印鞅之門。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於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爲勢屈。以故浮湛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絃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概。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徙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在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遊於堂上。尙能爲侯賦之。

武夷精舍記 韓元吉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豐上而斂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蛻骨在焉。谿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崖側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臥小舟。杭谿而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爲之停舟曳杖。徒倚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烏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卽谿之窮。僅爲一廬。以待游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谿之長復倍于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余舊家閩中。爲宦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天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圍。暇則游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爲元晦之私也。余每媿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旣辭使節于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游益數。而于其谿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奇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爲堂。旁以爲齋。高以爲亭。密以爲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余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後。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爲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遜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于登泰山之顛。而誦言于舞雩之下。未嘗不游。胸中蓋自有地。而一時

弟子鼓瑟鏗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爲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于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幔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潁川韓元吉記。



國家圖書館



001671900



2

6

籍